

尋找自己的音樂

圖文／張允雄

在巴黎暗巷的小酒吧裡，昏黃的舞台前，散落著十幾張未坐滿的小圓桌，從觀眾的穿著與談吐看來，都是巴黎本地人。此時，一位略微駝背的老人走上舞台，將鋼琴上裝小費的金魚玻璃缸取下，緩緩調整琴椅至最舒適的高度，與黑白琴鍵凝視了一會兒後，他轉身向觀眾露出微笑，手指敲下琴鍵僅僅幾個小節，便讓那些微醺的聽眾停止交談，然後逕自把大家帶到另一個世界，一個和諧共振的世界。

「以上的情景尚未發生，但那位微微駝背的老人正是未來的我。」年輕時，我就曾向朋友描繪過這樣的畫面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當時的我正在學彈鋼琴，那個年紀的我，對「三毛」、「巴黎」和「吉普賽人」充滿了幻想。

我的學琴歷程與許多人相似，三天打魚、兩年曬網，結果到了六十餘歲，程度還是跟二十多歲時相差無幾。雖然不至於停留在《小蜜蜂》，但也處於無法駕馭《大黃蜂》的階段，學了又忘了又學，我的鋼琴夢距離上台表演，還有漫漫長路要走。

學習古典鋼琴的太太，嘴上不說，肢體語言卻很誠實。她是一名音樂系正科班畢業的專業鋼琴老師，對於我的鋼琴夢，她的反應充滿智慧，既不反對，也不鼓勵。或許「易子而教」確有其道理，之前她教我時，我們總吵架，現在看來，那是因為我們沒有設定好共同的目標。我真正想學的並非古典鋼琴，但在沒有選擇或仍不清楚自己目標時，我依循音樂老師提供的建議，開始練起《拜爾》和《徹爾尼》，太太強調手不能是扁平的形狀，雖然我對此說法毫無懷疑，總認為音樂老師一定是對的，但當看到一些爵士鋼琴手的指法並非如她所說的「雞蛋」形狀時，忍不住提出疑問，得到的答案總是：「你是學音樂的，還是我是學音樂的？」過了很久之後我才明白，許多學習古典鋼琴的老師不太敢教爵士鋼琴，因為古典樂是嚴謹而完美的「數學」，而爵士樂則是自由奔放的「塗鴉」。當學生與老師的目標不同時，發生爭執是必然的結果，

有一次我的「家教師」又針對一個音節提出了十個錯誤，學生一時情緒失控回嗆，從此老師被「訓練」得非常佛系。

科班的人跟業餘愛好者屬於不同物種，這我可以理解。還記得聽過這麼個故事：一個商人去參加音樂家的聚會，附庸風雅高談闊論了一番：「昨天去『聽歌』，是帕帕『帝洛』的演唱會」。語畢，那一群音樂界人士只是快速且密集地交換眼神，沒有回應任何一句話，若非這位富商頗有贊助實力，恐怕當場就被退群了吧。

我不在那個飯局裡，聽聞此事後，思考若是我看到那些眼神，或者後來才知道正確的說法是帕帕「洛帝」，而且應該說聽「音樂會」而不是「聽歌」，我應該會想找個地洞鑽進去，又或者對那些音樂人說：「媽的，我比你們有錢。」

但後來我逐漸修正了這種階級對立的想法。

一九九八年，我在上海的一間正宗的江浙菜館吃飯，餐館內幾位女樂手正彈奏著古箏和琵琶。或許是因為我們這桌有外國人，服務生過來詢問想聽什麼曲子，一時之間我能想到的琵琶曲目只有《十面埋伏》，於是提出彈奏此曲要求，彈琵琶的女樂手有些為難地說：「適合嗎？」當下我不太了解「適合」指的是什麼，然而樂團後來還是演奏了，當鐵騎鏗鏘的殺戮之氣瀰漫整個喧囂的餐廳時，我才明白自己犯了與那位富商類似的錯誤。

我問一位法國廚師朋友，如果在你的餐廳裡，有人點了披薩，然後自己要加番茄醬，你會怎麼做？他馬上回答：「把客人趕出去。」我雖然沒有被趕出去，聽他說完，我更理解了「匠人在教學或表演時，業餘的人最好不要隨便講話。」

學音樂是一輩子的事情。有位拉小提琴的朋友說，如果這輩子他不能再拉琴，那他只剩開計程車的選項了。另一位拉大提琴的朋友可能就更辛苦，他得一輩子扛著與他等身的樂器四處奔波。在台灣學音樂，父母除了得花大錢投資，還要靠關係請託學校老師幫忙入學或入團事宜，這些是絕大多數習樂者及其雙親的噩夢，所謂「台上三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」，這十年受苦受難的可能不只學生，對於家長的考驗也許更大。

業餘者的音樂之路顯然不同，四十多年的逆水行舟，雖然是走三步退兩步，但這條小船依舊還在水上前行。四十七歲退休後，我回美國念書，讀了一年後覺得商學院課程與現實脫節，多數教授根本沒有實務經驗。起了想轉系的念頭，我找到音樂系教授商量，他表示可以轉系，跟他學習爵士鋼琴。當聽說我將成為音樂系的學生時，我太太呈現一如既往的態度，既不鼓勵也不勸退。直到後來申請轉系時校方要我拿出高中成績單從學士念起，要我去找三十年前的成績單，想想還是算了，與教授商討後，我當起旁聽生，除了沒有學分計入，其他的學習課程都是完全相同。

因為這個小插曲，我進入了爵士鋼琴的領域。教授是名黑人，他的專業是吹薩克斯風，但他卻不會看五線譜。在爵士鋼琴圈中有許多高手都是薩克斯風手，他們擁有真正的爵士風格靈魂。教授說學爵士鋼琴必須修習「合奏(ensemble)」。有一回去看樂團練習，當

時感覺很奇特，幾位樂手眼前並沒有架樂譜，幾個和弦來回不斷地交替，一會兒這個樂器加入，然後又與另一個樂器和進來。樂手和聽眾彷彿吃了迷幻藥，你來我往之間，觀眾與表演者的界線消失了，物質與能量的界線也跟著消融。

某次學校來了一個爵士樂團，據說在美國南方很有名。我邀請太太一同前往欣賞，卻擔心會不合她的胃口，年輕時跟她去國家音樂廳，她最怕的就是我的打呼聲，現在換我有壓力，聽爵士樂她雖不至於打呼，但不好意思中途離場也是挺難受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當晚她已經很努力地去感受，但不斷重複幾個小節讓她煩躁不已。因為她，我也跟著受到影響，就像面對一桌子的菜有人說不好吃，最後原本想吃的人也覺得不好吃了。在那場音樂會後，爵士樂從我的學習名單中刪除，但也因此釐清自己其實真正想學的是流行爵士鋼琴。

回台後我跟一位年輕老師學琴，雖然她也是古典出身，但是對於流行爵士鋼琴領域還是能夠指導，最重要的是她很會鼓勵人，也沒有堅持手形要像雞蛋。學了一陣子後我又停了下來，直到有一次在音樂會中，聽到盲人樂手的爵士鋼琴表演，心想這就是我要的。音樂會結束後請託朋友與他聯繫，於是成了他的學生。與視障老師學琴是我的另一個里程碑，

由於老師來家裡上課，從搭計程車駛入車庫到離開都需要協助，看不見卻能教鋼琴，對我而言更是奇特的體驗。我非常訝異於他的情緒洞察能力，即使看不見，他也能知道我在猶豫或緊張，一旦獲得我的證實，他立即提出有效的方法助我跨越障礙。在我跟盲人老師學習的這段期間，我太太不在台灣，因此她常好奇地問起老師的事，我很清楚她心裡的小劇場，於是回答：「老師很棒，而且他也看不見我的手……。」

直到最近這幾年，我的琴藝才逐漸進入狀態。網路上有許多影片教學，講解的方法既清楚又沒有壓力，於是我買了幾套線上課程，終於把所有的和弦都搞清楚，重新拿出學過的爵士鋼琴教材，原來需要死記硬背的彈奏方式，逐漸看出邏輯，自己也可以隨心稍作變化，必須承認一件事，古典基礎好的人學流行爵士確實容易多了。我曾分別問過兩位合唱團的鋼琴伴奏老師，他們一聽到我要學爵士，馬上口徑一致地表示「不行不行！」。我想可能從古典

跨越的爵士風格，就像京劇演員唱起流行歌曲，或楊麗花唱西洋歌曲，一聽就覺得不對勁。

去年的歐洲旅行，讓我再次修正對於古典音樂的想法。

布拉格是個迷人的城市，鬧區的許多餐酒館都有鋼琴表演。走在街頭，被某間餐廳內流洩而出的《大黃蜂》所吸引而停下腳步，為了欣賞樂手的演奏，我進去點了一杯啤酒。雖然我的古典鋼琴程度僅止於《拜爾》教本，但在太太四十多年的調教下，我還是看得出這位鋼琴手的實力相當厲害。一曲結束，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，頂著一頭捲髮蓬鬆的鋼琴師站起來鞠躬致謝，然後宣布開放讓大家點歌。此時，有位女士上前跟他交談，並在金魚缸裡放了小費。鋼琴師帶著笑容致謝，坐定後雙手放在琴鍵上，流暢地彈奏了一首愛黛兒的暢銷歌曲。點歌的女士們投入在熟悉的樂曲中臉上掛滿笑容，而當下我在想的是他的指法與技巧，從左手按壓的和弦，到右手將主旋律以單音、三度或八度音方式表現，空隙之處則加入琶音填補。關於這樣的彈奏方式，學了一陣子流行爵士後，我也能夠唬唬外行人。

隨著客人們逐一離席，他的表演時段也到了尾聲，我是少



數待到最後的聽眾，看著他細數小費的神情，想起在行動支付流行之前，繳學費都是用信封袋裝起來，畢恭畢敬地交給老師。但在這個隨處都有音樂表演的布拉格街頭，行人拿出手機、停下腳步，就是對表演者表達尊重。

這也許就是藝術家的現實，他們終其一生的修練，卻沒能換來夠水準的欣賞者，也沒有

足夠的門票收入。全世界有票房的樂團屈指可數，首席之後的每一位表演者都是擠破頭才進入樂團的菁英，但除了終場結束，在散場前的合影，來捧場的親朋好友甚至幾乎無法在平日看到他們的身影。

布拉格的一場音樂會，再次刷新了我的觀點與經驗值。

聽國家交響樂團演出可以拍照、攝影，甚至抱著幼兒參加嗎？這些問題對於藝術家來說是很冒犯的，但卻真實地發生在布拉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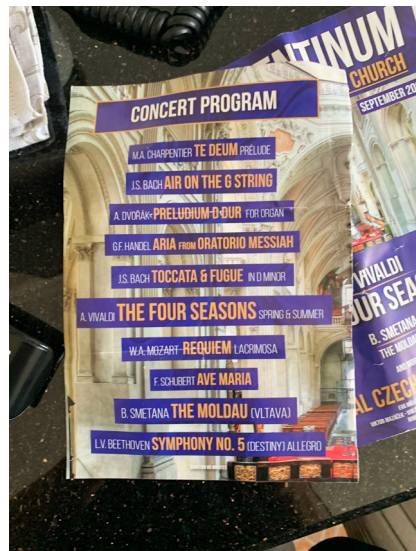
看到皇家交響樂團演出的廣告，我走進售票櫃檯，付錢時擔心地詢問：「進場是否需要正式服裝？」售票員揮揮手，然後把票印出來遞給我。演出地點是查理大橋旁邊的教堂，進去後發現，穿短褲和涼鞋的觀眾不只我一個。觀眾們陸續入座時，我聽到稚嫩的小孩聲音，循聲望去，居然有一位年幼的小孩被抱在媽媽懷裡！今天演奏的曲目是韋瓦第《四季》，幼兒能在兩個小時內都不出聲？音樂柔和的時候，奶嘴塞得住小孩脫口而出的聲音嗎？買了商務艙的旅客開始擔心。

在沒有主持人任何說明的情況下，樓上的管風琴驟然響起，等到弦樂四重奏上台，觀眾紛紛拿起手機拍攝，肅穆的音樂殿堂搖身成了熱鬧的廣場，然而女高音曼妙的歌聲絲毫不受影響，忐忑之間我也拿起手機拍攝，台上的交響樂夾雜著教堂外呼嘯而過的車聲，手機中出現那個小男孩，雙手揮舞像在指揮樂團，我放大鏡頭仔細看，他可不是隨意揮舞，每個落點都在正確的節拍上。

這商務艙的票價是值得的，皇家交響樂團名符其實。散場時，我走到那對母子前，說這孩子太神奇了，並詢問媽媽是否是音樂家，結果不是。她說：「我們一家人是為了孩子喜歡才來的。」

這才是音樂的本質吧，在原始社會中，音樂是一種情感表達和群體溝通的工具，甚至比語言更早。失去配偶的女人，死後重生的喜悅，天黑無聊不知道要做什麼？於是原始人開始模仿自然界的聲音、節奏與旋律，沒有固定

的格式或時間，表演告一段落，原始人露出缺了牙齒的大口，咧開嘴笑了。他們不會懂得剛才的演出，影響了大腦與內分泌系統，是多巴胺改變了情緒、行為，甚至身體狀態。



音樂家馬友友出生於巴黎，在茱莉亞學院接受音樂教育，後來又在哈佛大學念了人類學。或許是這樣的背景和領域深度，他曾為電影《臥虎藏龍》配樂，與人聲爵士大師鮑比·麥克菲林 (Bobby McFerrin) 合作專輯《Hush》，將古典與人聲即興融合，超乎幽默又具高水準；他與探戈大師阿斯托·皮亞佐拉 (Astor Piazzolla) 的音樂融合，更是全世界暢銷的音樂作品。

曾聽馬友友說過：「當在一個領域足夠深，廣度就會出來了。」我用了超過四十年的時間才搞清楚古典、爵士、流行鋼琴之間的差異。有了馬友友這句話，我更相信音樂就像食物，高檔低檔都是人為劃分的，真正懂得品嚐的人，他的食物光譜不應該是狹窄的。但我也必須承認，當鋼琴彈到一個程度，有些流行音樂聽起來像兒歌，而古典音樂的優美和複雜程度，也能像迷幻藥般，將聽眾與表演者融合為一。

「戲台下站久了就是你的。」拜丕和虛擬實境的科技所賜，相信不久的將來，我會在巴黎的暗巷酒吧中舉辦一場小型表演，觀眾可以用虛擬頭像進入聆聽。我會把鋼琴上的小費魚缸收起來，當演奏結束時，大家會在螢幕前按下鼓掌的圖示。這個線上音樂會的時間就訂在二〇二六年聖誕節前夕，透過三十分鐘的演出時間，讓大家看看我用超過四十年的歲月所累積的成果。

